

后来我渐渐明白

很多的地方很多的路

终究要一个人去走

在这天地山川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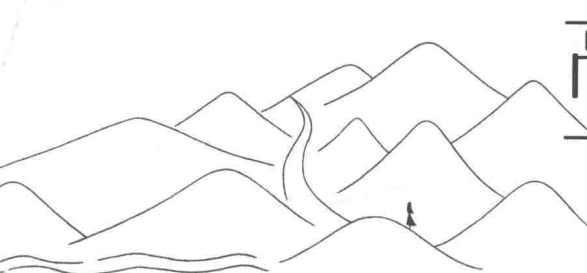
每个人都是一次孤单的旅途

高黎贡山 下雪了吗

宛小诺 /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高黎贡山 下雪了吗

宛小诺 /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黎贡山下雪了吗/宛小诺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 - 7 - 5095 - 7804 - 9

I. ①高… II. ①宛…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4248 号

责任编辑: 潘 飞

责任校对: 胡永立

封面设计: 陈宇琰

责任印制: 刘春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84041336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9.5 印张 145 000 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7804 - 9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热线: 010 - 88190414 QQ: 447268889

目录

离开	2
----	---

CHAPTER 1 极地边城的阳光

和一个地方的缘分，
其实和遇见一个人的缘分一样，
也会因为一见钟情和机缘巧合而走到一起。

北海湿地，初遇北纬 25 度	6
火山，曾经沧海变桑田	13
银杏村，大桃心的温柔	18
和顺，人生若如初见	25
腾冲，重生的城市	34
侨乡，故乡，他乡	40
热海，追随徐霞客的足迹	46
没有脚的鸟，所以不能停止飞翔	52

CHAPTER 2 高黎贡山的雪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我梦见你问我：“高黎贡山下雪了吗？”

没有雪。也没有杜鹃。

终于来到高黎贡山	60
时间凝固在了知子罗	66
碧罗雪山上的老姆登	77
崇山峻岭间的喇嘛寺	84
丙中洛，云端上的桃源	90
怒江在这拐了个弯	98
在雾里把四季看遍	107
秋那桶，如诗，如画，如歌	116
沿着丙察察重走茶马古道	123
再见，怒江	128

CHAPTER 3 梅里雪山的星空

想做的事就去做，想见的人就去见。

人生有时候真的充满戏剧性，

一犹豫就是一世，一个转身就是一辈子。

云岭深处有云龙	140
咸咸的诺邓	146
往事都凝在了盐里	155
澜沧江，大河之章	165

河谷中的教堂	172
茨中，江边的稻田和葡萄园	178
飞来寺的月色和星光	184
在卡瓦格博的怀抱里	191

CHAPTER 4 金沙江的激流

孤独、苦痛、悲伤、别离，都是人生必经的修行；
但总会有一些微小的光亮和希望，
照耀、温暖着我们不愿妥协不愿将就的灵魂。

心中的香格里拉，心中的日月	204
大山大江为伴的生日	217
穿越中虎跳的绝壁	228
愿有梦可依，有枝可栖	237
束河古镇的三寸秋光	244
风吹过了大理	252
人间烟火，千般滋味	260
环绕洱海的 120 公里	268
与新的自己不期而遇	276
归途	282

生活总会有微光	288
---------	-----

人这一生总要有次远行
没有攻略
不问归期
只带上灵魂和脚步
与寻常生活以外的世界
与不同人的人生
与另一个自己
不期而遇

——宛小诺



离开

不过是六点的光景，冬日的郊区机场已经暗得如同深夜一般。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很久。蓝色的、绿色的引航灯星星点点，犹如昏茫大海上漂着荧荧鬼火。

远处的城市的金色光芒也慢慢地融进了这一片黑暗的混沌之中。

记得以前读过一本书，里面的内容已经遗忘，只深刻地记住了那个书名——《等待是一生最初的苍老》。等待，是苍老的开始。我想我大概是害怕这样的等待了。

所以在辞职手续尚未办完前，就匆忙买了这张飞往昆明的机票。

依稀记得那一年你从丙察察回来，和我说起一个人搭车沿着高黎贡山和怒江游荡的经历。那时你一边说着，一边随手用笔在纸上画下那条路线和一个个地名。

那张纸早就找不到了，就如同我早已忘了那一个个生疏的地名一样。

我还是不喜欢做攻略，只是在临行时，把几年前从你那儿拿的那本老版的《Lonely Planet·云南》塞进了背包。

未知的前方，和未知的前方一样，因为各种不确定性而夹杂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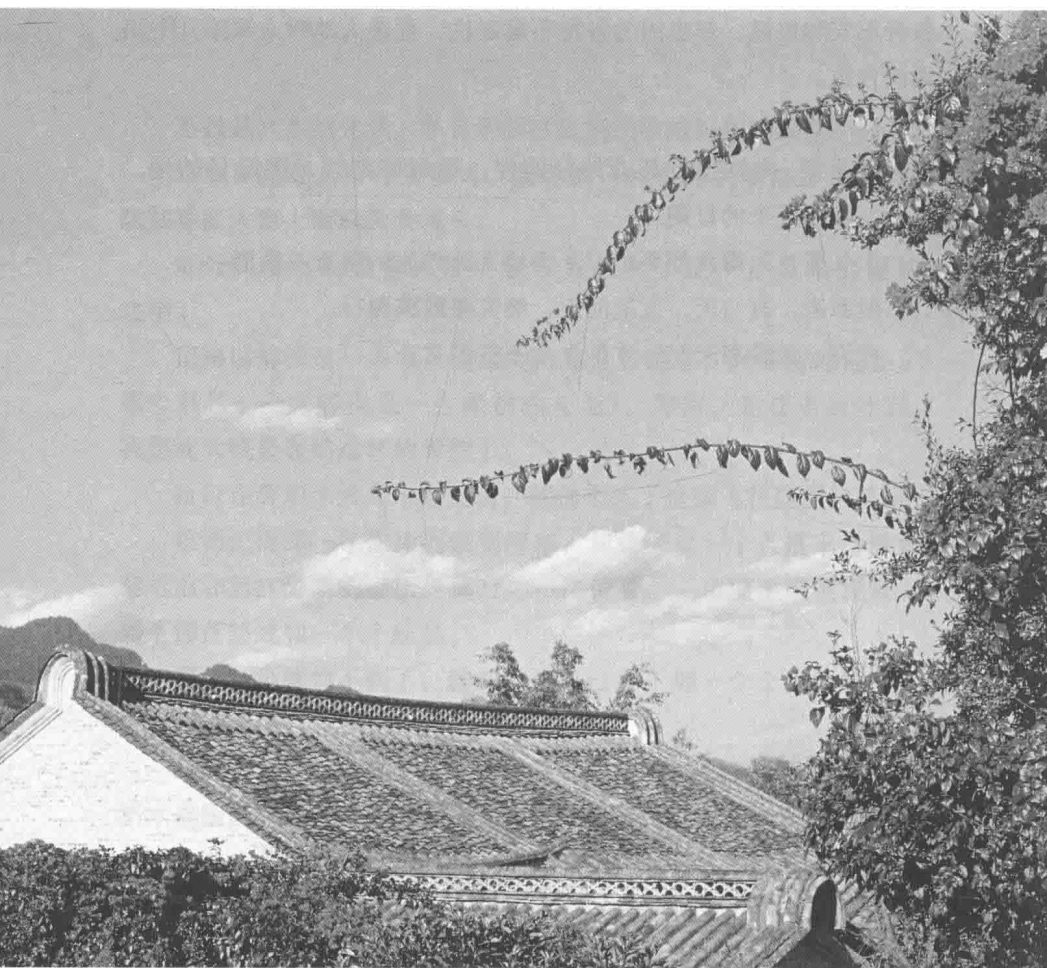
各种不安和畏惧，却也因为各种不确定性，更迷人地叫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这几年，每次出行都会约好同伴，规划好路线，定好目的地，还有，必须回来的日期。

太久了，久得我都要忘记了曾经天涯孤旅的落寞与潇洒。

但原来，有一天，万里河山，终究要踽踽独行。

或许，孤独和未知，才是生命不变的常态。



CHAPTER 1

极地边城的阳光

和一个地方的缘分，
其实和遇见一个人的缘分一样，
也会因为一见钟情和机缘巧合而走到一起。





北海湿地，初遇北纬 25 度

飞机经停武汉，到达昆明已是凌晨。只眯了四个小时，又匆忙赶回机场，最早的航班——去腾冲。其实当时匆忙买下去昆明的机票时，我一点都不知道下一站去哪里，心想要不就先去梅里雪山吧，想了很多年都没成行的雨崩徒步；或者，去泸沽湖，十年前擦身错过的泸沽湖。但不久，微信旅游平台上推送的各种“全国最佳赏秋胜地”中，我看到了满目金黄的腾冲银杏村。几乎在下一刻，我便在手机上买了一张昆明飞往腾冲的机票。

迎着朝霞登机，从长水机场巨大的停机坪望去，云朵被朝阳映得通透，天空的蓝是淡淡的，干净而梦幻，水彩般，像极了新海城笔下的青空。

飞行中，眼皮已经酸得都要打架了，却还是舍不得闭上眼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太阳也正好跃上云端，华光万丈，云翻雾涌。脚下是连绵的绿色山峦，拥着晶莹而宁静的大湖滇池。云很低，好像就绕在山间，好像就笼在水上，丝丝缕缕，如纱如烟，在清晨明亮的阳光下，宛若天上仙境。

一小时的飞行，前方便是西南边陲的小城——腾冲。是啊，就

是小时候的地理课本上“黑河—腾冲”线的腾冲，就是西南丝绸之路上曾经的重要驿站，就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最后也是最远抵达的地方。

火山，温泉，古城，银杏。

我站在瓦蓝得不掺一丝杂质的天空下，似乎整颗心都在呼吸。

南国的阳光，请驱走我的雾霾，治好我的感冒，带走我的黑眼圈。

走出袖珍的驼峰机场，立刻就有出租车司机围了上来，问我要去哪里，和顺古镇还是银杏村。我隐约记得去往腾冲市区的机场大巴停得离机场并不近，而且到了市区后要再转车去和顺。此时的我，后背背着55L的登山包，胸前挎着相机包，肩上都挂着三脚架。我真的不确定长时间没出远门的自己用这幅病恹恹又没睡醒的身体能不能扛着这么多行李辗转反侧地抵达和顺。我打算先善待自己一回。正好有个面目和善的司机大姐亲切地问我：“姑娘，是不是要去古镇啊？”她说已经有一个客人了，我们可以拼车。说着，她指了指不远处那辆黄澄澄的出租车。车旁站着一个大哥，锃亮的光头映着明黄色的冲锋衣，在极地边城的耀眼阳光下格外醒目。我环顾四周，思忖着再找些人拼车，可上一航班的旅客早就走光了，下个航班似





乎遥遥无期。

大姐见我犹豫着，急忙又补上一句：“我们现在就走，不耽误时间的。”

我点点头。大姐很开心地去开车门。我走上前冲光头大哥微笑示意算是打招呼。他虽然剃了个光头，看上去还算可亲，见我大包小包的，连忙帮我卸下来放到后排座位上。

离开机场的路上，司机大姐又亲切地跟我们攀谈起来，比如从哪来，在腾冲待几天，要去哪些地方玩等等各地都一个套路的问题，末了，又说道：“今天天气这么好，你们要不要去银杏村？我可以先带你们去看湿地和火山，最后把你们送到银杏村。”

其实我也没什么计划，只是觉得今天有些累，不想去这么多地方。

大姐见我们没作声，继续热情地游说：“你们今天如果去了和顺，明天再出来走这条线路也要这个价钱。今天我带你们去的话，这段从机场出来的车费我就不算你们了。”



可以省钱呢。我在心里琢磨着。对于一个辞了职没有收入的人来说，大姐抓到重点了。

我把目光转向光头大哥。他无所谓地说：“随你，我就是出来走走，哪天去银杏村都没关系。”

他说得的确没错，他全部的行李就是一个小双肩包，真像周末去郊游似的，无法相信他是从长沙飞昆明，再飞腾冲。

我看司机大姐一脸诚恳又耐心的样子，点点头：“那就去吧。”

经过腾冲县城，在我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城市的面貌时，车子就已经一路往北开出了市区。公路旁新栽的银杏树细细瘦瘦的，一株连着一株，却也蔓延成了一片金黄。远方的山脉起伏连绵，在蓝色的天幕下重重叠叠。我知道，那就是高黎贡山。

北纬 25 度的阳光热情地透过车窗洒进来，我还穿着昨晚从杭州离开时的装束，后背早已汗涔涔，迫不及待地脱下厚毛衣。

我问光头大哥怎么称呼，他说别人都叫他“光头强”。我说那我称呼你强哥吧。可能是因为三个字太绕口，也可能是觉得直呼“光头强”有些没大没小——不是因为他比我长几岁，在路上遇到的人，很多不论年纪大小都会以名字或昵称直呼——但是强哥身上有一种气场，总让我觉得是个前辈，不由地称一声哥。

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北海湿地公园。或许没到旅游旺季，或许不是旅游热点，公园里没有什么游客，连检票员都慵懒地在晒着太阳。北海开阔的水面在视野中一览无余，清澈的湖水也被蓝天映成了蓝宝石般的颜色。风推开了水波，在阳光下粼粼发光。

据说北海湿地最美的时节是每年的四五月，水中会开满紫色的北海兰花，蔓延成满目浪漫的紫罗兰。而此时，褪去了绿色的水草们泛着黄褐色的秋光，暖暖的，耀眼也明媚。

沿着木栈道走到湖心，一排小木船安安静静地泊在日光下。没有坐船的游人，船夫们也乐得清闲，坐在亭子里聊天晒太阳。我在栈道的尽头席地而坐，悬空晃着双腿。四下安宁而幽静，仿佛能听见那些水草被风摇曳的声音。

远远地看去，那些草本植物像是从水底的泥土里冒出来的；但实际上，它们是一片片浮在水中的“草排”。在我们看不见的水下，那些大草排足足有一米多厚，犹如一块块筏子漂在湖水中——这是北海湿地的奇特之处。百万年以前，火山喷发形成了这个堰塞湖，水中的火山灰和其他有机质为水生植物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年复一年，这些植物发达的根系盘根交结成厚实的草排，草排上又长出繁茂的水草，生生不息，于是长成了一个浮在水上的大草原。

“你知道的还挺多。”强哥听着我的介绍，啧啧赞叹。